

溫家玉

在那令人感到費解的炎熱秋季，醫院的護士從溫家玉微微破裂的身軀中舉起一個新生命。

生產的那晚，溫家玉先是獨自在床上哀號，當她驚訝的發現，身旁的雙人枕上並無時時背對她的身影，溫家玉才努力從疼痛中回過神來，撥了丈夫公司的電話。她被送到醫院時，接生的醫生與護士站在產房的手術燈下看著她，她感覺到自己身上裂開一道縫隙，但收縮的氣力卻非常微弱，她的身體像一台裝得滿滿卻故障的販賣機，投了幣之後仍然掉不出半點東西。醫生出來徵詢李景豪進產房陪產的意願，認為這樣對孕婦自然生產有些幫助。李景豪起初進來產房時，也能十分溫柔與克己的給予適當的鼓勵，但愈到後來則愈感到不耐煩，他看著溫家玉龐大的身軀，疑惑她不知是何時開始變得那麼胖的？那麼的胖的軀體竟然沒有半點的力氣，真是莫名奇妙。幾個小時後，李景豪的溫柔耳語逐漸轉成了低聲的咒罵，緊接著是漫無目的咆嘯，他對醫生與護士怒吼，這女人到底是生還是不生？正當他大聲咆嘯，溫家玉腹中的胎兒亦伴隨著怒吼聲，在迷離而恍惚的手術燈光下自裂縫中鑽了出來，產房的醫生與護士同聲向李景豪致賀，恭喜恭喜，他們快樂的說著，沒人注意到一旁的溫家玉已昏死過去。

嬰兒，溫家玉產後的身軀，彷彿將他們小小的公寓裡擠的水洩不通。李景豪終於願意多空出時間回到他們的家來，但他在這個家的位置很有限，只限於客廳，飯桌以及電視前的沙發椅。星期天的時候，他鎮日坐在客廳的沙發椅上看電視，像是一座石雕，堅決地往下生長。在少數幾次的餵食與尿布替換之後，他對女兒的新鮮感徹底消失，後來他驚訝的發現，那麼年幼的一個孩子，笑起來的臉也和他妻子一樣。噹噹噹，空氣中有什麼往下沉，彷彿沉到他的腳底。他感到斷斷續續的憂鬱，沒有盡頭。

產後的溫家玉亦開始出現憂鬱的傾向，她的淚腺遭遇了化學反應，彷彿要在短時間之內把這一生的眼淚流乾。她整日不停的流淚，像一座無底的流沙企圖將世界掩埋。每晚，她在客廳的沙發上以連續劇蒐集她的淚水，在各種可能的情況下與女兒一起放聲大哭。她對於世界的感觸遠遠超過定時餵養小孩的必要性，以致於當新生兒回醫院注射疫苗時，護士們對於孩子體重過輕發出嘖嘖稱奇的喟嘆。李景豪對於溫家玉的憂鬱有些同感，儘管他憂鬱的主因與溫家玉不同。但他愈來愈聽不見妻子的哭泣。他覺得不管如何，只要溫家玉死不了，其實也無所謂。但他沒有料到，她的憂鬱會對他的生活造成奇妙的戲劇性。

晚飯之後，李景豪將自己風化在沙發上，用過度的電視音量關閉自己的聽覺。他看著電視上日復一日誇張的新聞報導，溫家玉則在廚房中一邊流淚一邊將剩菜倒進垃圾桶。她的心情壞透了，這個月她又重了一公斤。她一邊將垃圾收拾打包，

一邊計算丈夫起身離開電視機的時間。她先扭開水龍頭放浴室裡的洗澡熱水，打算在八點以前完成某些必要性的雜務。丟垃圾，洗碗盤，順便為女兒洗澡。她倒完垃圾上樓，發現丈夫仍沒有從電視機前起身的意思。溫家玉悻悻然的進去房間裡將嬰兒抱起，走進浴室。她的眼眶又模糊了，想起自己可能錯過的精采好戲，想起自己竟然連一個屬於自己的電視時段都要被剝奪。她一邊哭泣一邊將嬰兒放進水裡，那嬰兒發出淒厲的尖叫聲。尖叫聲震驚了坐在客廳沙發上的李景豪，當他衝入浴室察看時，只見到孩子的身體如同扭曲剝皮的一尾小蛇，痛苦與恐懼的哀哀哭泣。

李景豪望著急診室裡包裹紗布的小身軀，急切的腦海中只剩下自己的心臟跳動。他站在床前看著那個孩子的呼吸痛苦而規律的抽動，每呼吸一次，就像一隻非洲巨像踩過他般使他心悸。他將手輕輕的捧住孩子的身軀，宛如一個盡責的父親低首垂淚。他感覺到孩子的生命愈來愈微弱，像一棵日曬過度的幼苗幾近乾枯，他感到心痛與焦急。他看著孩子微弱而稚嫩的臉龐，有種被敲碎的痛楚。這女人是惡魔，他想。他一邊憤怒的抓住床單邊緣，一邊咬牙切齒的低聲咒罵，像一只人肉面具扭絞成奇怪表情。他想為他的女兒復仇，想為自己復仇，他感到巨大的忿怒排山倒海而來，不能再忍耐了，他想。他將女兒摟的更緊，聽見女兒唧唧啊啊的模糊哀號。巡房的護士經過他身後嫌惡急切地說：「先生，你壓到點滴管了。」他才將手鬆開。那護士離去前斜眼瞪著他，臉上的表情如同遺像般冰冷肅穆。

李景豪自醫院歸來，進門以後，不由自主的對溫家玉大發雷霆。他大聲問，你是怎麼搞的啊？啊？你說啊。溫家玉沒有回答他。李景豪大聲再問了一次。溫家玉的心思飄向了遠方，飄到她自己的國度。她想起自己銀行的工作。回憶如同窗外的夜景閃閃爍爍，那時她每天都能吃下一整個便當，在自己的位置上俐落的投入每一件事情，開戶，作帳，甚至是每日的結算，不管多複雜的事她都能應付自如。她不明白此刻的自己何以不能面對眼前這個男人。她把頭低下，像一座孤獨的島嶼，任憑風雨交加。李景豪憤怒於她的悶不吭聲，她的沉默使他感到羞辱。就算這女人真的做錯了什麼，至少也應當畏懼。他看不見她艱困的懊悔，衝上前去企圖讓這女人感受自己巨大的力量，他一個箭步在磁磚的地板上加快腳步，冷不防的被椅子絆了一跤，他氣極敗壞，像一隻剛發生車禍的貓般奮力一躍，生氣的拿起椅子使勁扔出去，他原本只是氣這椅子不識相，可那椅子卻以飛天的姿勢重重砸在溫家玉的臉上，溫家玉站在原地驚慌著，一面衝出門外，卻被李景豪一把死抓住頭髮。溫家玉對他大喊，你竟敢打我！李景豪感到怒不可遏，卻有無名的冤屈，他本來只是生氣椅子絆倒了他，並沒打算要揍她，這下可好，這女人不但誤會他，還不停鬼叫，看來他非揍她不可。他結結實實地對溫家玉下了幾拳，直到她抱著顫抖的臉龐歪歪斜斜的衝出家門。李景豪才停止下來。坐在客廳的矮凳上，他的眼神荒涼，宛如一隻即將老去的蝨子。他看見溫家玉離去前的那抹神

情，那種刻意的扭曲著自己人生卻又將過錯推到他身上的表情，他永遠都不會忘記。他起身拿起鑰匙，打開門，冷不防的讓風吹了一陣。他感覺那陣風是從自己的身體裡吹起的。他開車到公司裡去，沿路的街燈像是在嘲笑他。他自己也突然覺得可笑，到底是爲了什麼？他的生活怎麼會過成這樣？他鎮日在電話中對客戶不停的是是是，在雨滴墜落的夜晚或睡眠不足的清晨裡哈欠頻頻，這一切的錯誤難道都源於他自己嗎？他的妻子難道不應該負點責任嗎？打從他開始與她結婚那天，他就變得很暴躁，甚至很暴力。他們的婚姻本身就是一樁暴力。但他有什麼錯？是她的愛讓他變成這樣的。李景豪的哀傷站在黑暗的腦海中與他遙相對望，像一隻鍋子罩住氣絕多時的死鴨，冷冷的，聽不見半點掙扎的聲音。

那晚，溫家玉消失了，像舞台上驚喜的兔子不慎掉進魔術箱中。但也只有那一晚。李景豪隔天沒有上班，也沒有打電話去探聽溫家玉的下落。他買回便利商店的食物，在不知情的狀況下吃著過期的便當，他像一個從未有過婚姻的自由男子任意毀壞自己的腸胃。一直到傍晚，他仍坐在電視機前的沙發上看電視，突然感到肚子有些絞痛，彷彿有矮人在他的腹腔裡跳舞。他聽見開門的聲音，看見溫家玉正想踏進門來，她的一隻腳勾住了門檻，若有所思。家裡的東西散散亂亂的，顯然他也一夜沒睡。她蓬頭垢面的閃爍著淚光，只看見李景豪痛苦抽搐的倒在沙發上。溫家玉還是忍不住哭了起來，她認定李景豪的痛苦必當出於他的悔悟，她爲他的歉意感到折磨，渾然無知李景豪在沙發上扭曲的翻滾其實是因爲過期的便當。溫家玉在心底憐惜著李景豪，早知如此又何必當初呢？她摸著自己的臉，愈摸愈哭。她真是不能原諒這個男人了，她對自己發了一個重誓。

這是永恆的五分鐘，她從心底對自己感到敬佩。她的腦子裡閃過自己曾有的幸福時光。她可以任意買自己喜歡的東西，不須等百貨公司週年慶就下手把那幾雙同款同色的衣服殺回來，累了就坐在刷卡公司在百貨設立的貴賓室看雜誌。她在心底爲自己的新生活擊掌歡呼，歡呼再擊掌。

然而，五分鐘過去了，她拿起廚房的洗菜籃，從冰箱拿出白菜認真的撥葉洗菜。李景豪沒有對她說話，只是轉開了電視。廚房裡洗菜切菜，聲音此起彼落。溫家玉收起了眼淚，她想著，李景豪不對她說話也是應當的，他必然是覺得自己毫無顏面對妻子交代。電視裡的聲音依然清晰的撥放著社會新聞。溫家玉突然感到一種由衷的同情，並在心底發誓，這樣的同情絕對和沒出息毫無關係。

自從那次動手之後，李景豪的脾氣變得相當古怪，尤其是針對孩子的事。溫家玉能感覺到李景豪不信任的監視無處不在，他像一隻嗅覺靈敏的狗，帶著被傷害的記憶，時時怒目瞪著溫家玉。他對她的敵意似乎影響了孩子，幾年之間，溫家玉便覺得那孩子的樣子已經與李景豪愈來愈像。這或許是她的錯覺，但溫家玉現在覺得徹底孤立了，她的精神已經變成渙散的沙堡，她的丈夫不屬於她，孩子也不屬於她。現在，溫家玉只能靠吃東西活下去。她用食物填補她現實的缺口，

在錯誤的身軀中灌溉日益肥大的孤寂。她對食物的依戀愈深，就使李景豪感到愈憎惡。李景豪不得不佩服她的麻木，卻又憎惡她竟然可以繼續忍受他們的婚姻。到頭來是李景豪不願再忍耐下去，他無可忍受的生活範圍愈來愈大，尤其遇到工作不順利。他將一切的過錯推到溫家玉的身上，連同過去送貨搞錯對象的罪過，一併對溫家玉發作起來。他時常摔東西洩憤，尤其與溫家玉同處一室，他似乎上癮了，同時覺得有必要以此種方式警醒妻子。溫家玉像平常那樣緊抿著嘴唇動也不動，看著李景豪天搖地動。令人驚訝的是，李景豪的暴躁並未崩毀溫家玉，反而使她練就了一身本事。如今她不會再像當初一樣，任由椅子往她的臉上砸去，她懂得以各種技巧迴避，甚至偶爾給予反擊。那次李景豪迴身拿起花瓶摔在離她一步的地方，溫家玉竟然僅抬起一隻腳，就翩然優雅的閃過，接著，再冷不妨的將一塊大型的花瓶碎片踢還給李景豪。甚至有幾次，李景豪衝上前去企圖將她推倒在地，反而被她以靈巧的斜肩摔了過去。李景豪訝異於妻子的敏捷，懷疑她在婚前是否學習過相關的武術。李景豪試探性的以各種不同的武器對準她，發現妻子對於攻擊的閃躲技巧出乎意料的高明。她像一隻生活在地球上歷經百億年進化的爬蟲類，有著令人喟嘆的身軀，以及巧妙地求生本事。李景豪借細故發揮的暴力與爭執，似乎成了他自己人生的一種挑戰。他像時時刻刻被丟在荒野的戰士，必須絞盡腦汁激怒野獸，然後一舉殲滅。他對溫家玉這個敵人顯然不很了解，他無法明白她的極限，但他知道自己很難降服她。他在心中對敵人其實是充滿敬意，因此花更多時間失眠與纏鬥，他想要掀開她的傷口，讓她先說離婚，他要她先把頭低下，低到像他們結婚初期的那種樣子。

午夜夢迴，溫家玉覺得自己是個失敗者。當夜裡孩子與敵人睡著的時刻，溫家玉偶爾會失眠。她回想起從前，想起從前在銀行上班的日子。閒暇的時候，她試著撥電話回以前上班的銀行，發現當年公司的同事現在幾乎都不認識了，新進的行員需要考許多的證照，經手的業務也比以前更複雜。先前有一兩次她回銀行去察看自己結婚前的存款，遇見少數還在銀行工作的舊同事，然而，沒有人能認得出她來。她變得太多了，唯一沒變的是她那張表情，她的兩頰現在不只秤了一塊石子，而是一百塊石子，她整個人是重的，那些生命的重量壓著溫家玉的靈魂，讓她看上去比她實際的年齡還老上十歲。幾年下來與丈夫打鬥的日子，她已經徹底厭倦了。她像電視劇中的俠女興起退隱江湖的念頭，又想到結婚前的種種生活，想到那時儘管沒有樂趣，卻能踏實的活著。她不想離婚，但她想尋找一種喘息的方式。找份工作吧，她想。如果有一份工作，也許她就不需要經常回家。至少不用那樣常面對她的丈夫，說不定少見一點面，她與他的關係可以變得輕鬆一點。她自顧自的想著，看著身旁李景豪死睡的模样，李景豪的側身像一座沉默的山背對著她，愈來愈模糊，最後終於隱沒在她微弱的眼眶中。

她仔細看報紙上求職欄的廣告，決定試試運氣。離家不遠的地方有座健身運動館，新開幕的招牌閃閃發光。溫家玉費力的搭了一段公車來到這裡，看見店門

玻璃窗貼著人員招募，上面清楚寫著幾個斗大的字跡，誠徵清潔專員與健身教練。溫家玉的眼角閃爍著星光般熠熠的希望。她專注看著那張小小的海報，感覺上面每一個字跡都像是要跳出來，溫家玉推開門進去，一個櫃檯的服務小姐喜孜孜迎上來的對她說，你好，歡迎光臨。請問要加入會員嗎？溫家玉心虛地搖著頭，一面囁嚅的說，我想應徵清潔員。她的話還沒說完，服務小姐立刻扭過身轉頭回到座位，收回剛才的笑容，低頭假裝忙碌的對溫家玉說：噢，你等一下吧。

溫家玉坐在道館的長椅上等了又等。健身館的空間像一只長方形的火柴盒，似乎分成好幾個區塊，樓上的部分是女性專屬的空間，溫家玉的長椅附近則是男士專區。她環顧四週，看見四處鋪了藍色方形的厚墊，拳擊專用的沙袋零星垂吊在幾個區域裡，像屠宰場零散的豬隻屍體被人用拳頭甩來甩去。有幾對人馬在練習場中廝殺叫陣。溫家玉看著離他只有幾公尺的兩個男子，像兩團火球忘我而熱情的扭絞在一塊，彷彿距離很遠亦能感覺到那兩人身上散發的蒸騰熱氣。

前來應徵她的人是個高大溫和的男人，她禮貌性的點頭，並不說太多。他對溫家玉說，你的體格倒是不錯。他將詳細的工作內容告知溫家玉，簡要說明清潔厚墊與各種器材的要訣，並要求溫家玉能遵守特定的工作守則。諸如固定上班時間與輪休制度等細節，他們側耳互相傾聽對方的工作條件與待遇，沒注意到從側後方冷不防的有人向她撲過來。

那是方才仍纏鬥不休的兩個男人。

她沒有意會那錯誤而巨大的襲擊，只是本能的轉身推開那股力量。兩個力大無窮的男子頓時應聲倒地，如同兩朵纖細的花朵遭遇女金剛的摧折，痛苦扭曲成一條蠕動的小蟲。他們的眼睜的極大，不清楚到底發生了什麼事。應徵她的人感到不可思議，過了許久才從驚嚇中醒來，他趨前握住溫家玉的雙手，感謝她適時抵擋致即將發生的可怕事故與救命之恩。在那以後，他們欣然安排她上女子防身術的課程，專門教導學員創意的自由搏擊與閃躲技巧。溫家玉雖感到意外驚喜，但隱隱有著疑惑的焦慮。現在的她，更不可能離婚了，因為她早已暗下決心，無論如何絕對不能離開丈夫，畢竟，她還需要每日與李景豪演練各種格鬥技巧，直到無人能覺察出她並非出身武行為止。